

玉米是洋物种。

在晋西南，它们被视作披散着金发的洋女人。

这是我的判断，应该没有错的。没有人会认为亭亭玉立的玉米应该是男的，男的是她另一个身材高大红脸膛的亲戚——高粱。它俩的亲缘关系体现在名字上，晋西南人称高粱为**黏黍**(tǎo shǔ)，称玉米为**玉黏黍**，辈分一样，性别不同。而且，“玉米”的“玉”字与“玉石”的“玉”，发音也完全不同，上声，万荣河津一带呼唤亲闺女时才发出这样婉转的音调。毕飞宇写《玉米》，不用看，主要人物一定是女的，要写男的，应该叫高粱。

晋西南人对玉米始终心怀感激，它们与另一个外来的“和尚”——红薯，救饥解困，救人无数，曾让他们免受苦厄，免遭饥饿，免于背井离乡。别的地方，可以如称红薯为番薯，地瓜一样给了玉米那么多粗笨的代号，如包谷、苞米、番麦……晋西南人则将其视为己出，永远将玉米位列玉女之列，甚至连北方人那个叫烂了的浑名——棒子，晋西南人也不用的，他们称为穗子——玉黏黍穗儿。我若回家，赶上时候，大嫂总要煮一锅肥嫩的玉黏黍穗儿招呼着吃。在我眼里，那些飘着金发的“玉黏黍穗儿”，像晋西南满天满地的麦穗儿、谷穗儿、黍子穗儿、黏黍穗儿一样，同样是发自内心的尊称。对于玉米来说，既委以大任，又倍极尊荣。玉米，这个梳金黄刘海须子的洋女子，一俟落到异乡的黄土里便能整能干能生育，壮实、生猛、泼辣却也讨人欢喜。

东方的玉米栽培历史不长，最早见于明正德《颍州志》(1511年)，至今也不过500多年。时间不长，但晋西南人对玉米委实喜爱，仰慕于它的慷慨、慈悲和包容，不掺杂别的虚假恭维、虚与委蛇。在他们眼里，玉米有国际主义战士所具有的品质，比如：它们不远万里来到中国，一登陆就加入了东方大陆的粮食队伍，它们总是在解决人们肚子的问题，总是在解救粮食紧缺的问题，总是在一碗玉米糊糊的稀稠之间见证着人间冷暖。这种原产于中南美洲墨西哥、秘鲁的玉蜀黍、珍珠米，自16世纪传入以来很快就入乡随俗，放下了皇帝礼物“御麦”的架子，与我们传统的五谷“稻、麦、稷、黍、菽”同呼吸共命运，合称“六谷”。在晋西南，玉米与五谷，同心同德，人畜共爱，位列仙班。

以传统产麦为主的晋西南，玉米只能算是补充。刚在晋西南扎根之初，玉米就融入了惯以面食为主的主食行列。巧妇手中，玉米面可以蒸馍、蒸发糕、蒸窝头、蒸墙墙，可以下饸子饭、下片片、下饸饹面，还可以熬糊涂汤、熬糝糝、熬甜汤。尤其是“汤”，这种以玉米面打底的粥，常常衍生出“玉米加一切”，可稀可稠，可咸可甜，清可照人，稠可插筷，任凭家境和口味掌管。我小时候，张家巷有康家的老五，上面四个姐姐，家人心疼这根香火上的独苗，看电影时他娘把文火煮的酥烂的老玉米粒给他当成零食吃，别人没这个待遇。我妈以前喜欢吃金黄的玉米面窝窝，现在还时常想念。刚蒸出锅的玉米面窝窝，极有弹性，颜色灿黄悦目，玉米香味浓郁，即便现在也时不时自己做了吃，名曰吃稀茬，算是给自己打的牙祭。那种熟玉米才有的黄色和气味，时常让我有晕眩的感觉，恍若回到食物稀缺而内心丰满的年代。

那是1971年7月31日，一个特殊的日子。

一夜的大雨，使平日里平静的屯兰川河水暴涨。古钢的一辆吉普车被水冲倒，一人在车上，一人被洪水冲走。二排的战友将吉普车翻起，后来陆续赶到的同志往下游去搜寻另外一人。

搜寻没有结果。大家刚刚吃完已经推迟的早饭，就又集合赶赴工地抢救水泥。

下午，又下起了大雨。雨停后，上级让大家赶回屯村。屯兰川已经是山洪滚滚。我们一班的几人抄小路先赶到河边，想涉水过河，让随后赶到的卫华副连长骂了个狗血喷头。

随卫华副连长返回到大路口，得知不少战士已经在洪水不大时过去了，但还有很多在河边等着。对岸炊事班的赵雄拯和另外两名同志拖来

五十年前战洪图

孙 琨

了粗壮的大绳。卫华副连长和指导员商议，决定派人下水拖绳子，固定后，连队其他战士拉绳子过河。我们一班的五人自告奋勇下水。大约走到一半时，脚底的沙子、石子开始打得脚生疼，每往前迈一步都很困难。再走两步，洪水冲得身体摇摇晃晃。最上游的朱家有被洪水冲倒了，紧跟着，我被冲倒了，感觉旁边的郝金堂也倒了下来。就在这绝望的时刻，最下游的战友迈出了关键的几步。只觉得郝金堂拽了我一把，我往前迈了一步，顿时觉得脚底下冲力小了，我们蹚水过河了。

刚上岸，就见赵雄拯和朱永明被绳子拽得顺河跑，两人收不住脚，摔倒了。我们几个赶紧跑过去，拽住了绳子，拉起了他俩。绳子的力量不减，我们几人一起将绳子往岸上收，绳子的尽头是女战士韩海凤。她紧

拽着绳子，紧闭着眼睛和嘴。拖上来时躺在河滩上，好长时间都不会动。

这时，在家的战士陆续跑来。记忆中赵雄拯提议在岸上留人，拽紧绳子，作为锚点，再派人拿着绳子的一端下水，送过去。我们八个人组成送绳队伍，拿着绳子开始涉水过河。不知走了多少，被洪水冲击得站不住，岸上的同志怕出事，开始往回收绳子，八个人一下全倒在了河里，迷迷糊糊地喝了一口水，手里拽着绳子被拉到了岸边。

女战士武晓敏下水不久就被冲倒了。卫华副连长紧跑几步，跳到洪水中，拽住了武晓敏，才把她救了上来。卫华副连长的腿在救人中受了伤，是一瘸一拐回连队的。

第二天，才知道，连里还有一部分未过河的战友，在河对面的良种站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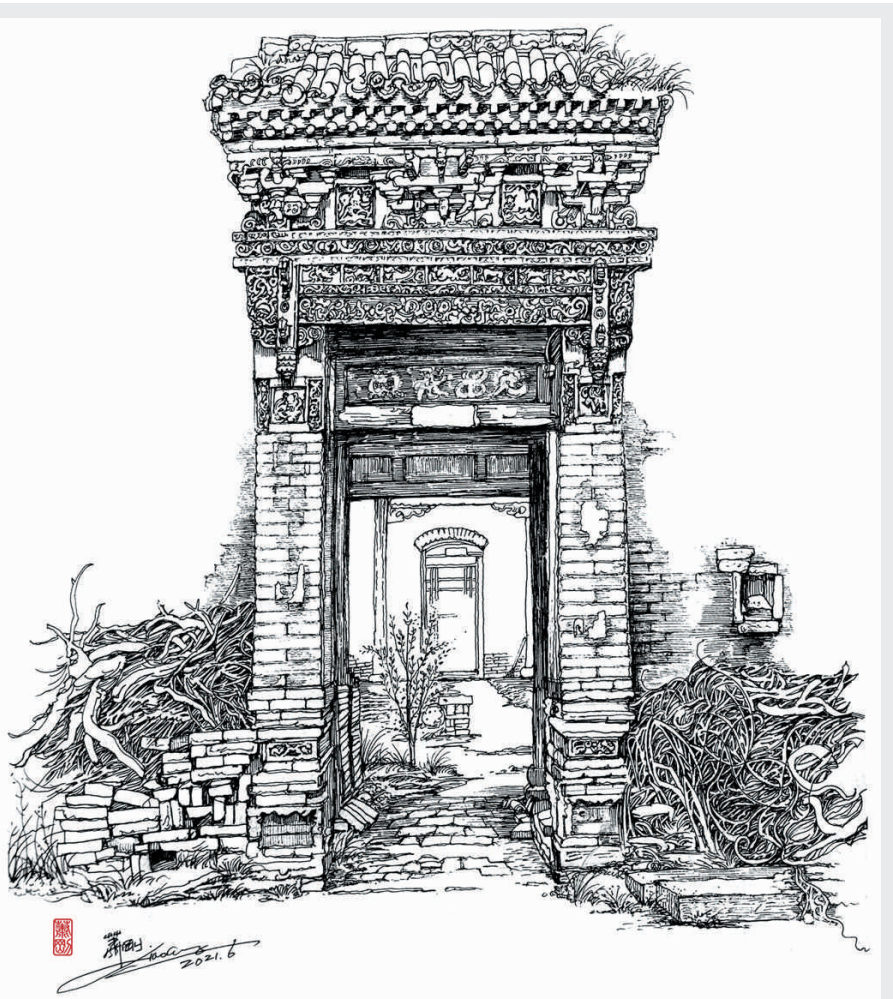
画说三晋④

汾阳老民居

萧 刚 文/钢笔画

这处汾阳老屋与卫天霖先生故居不算远，隔着一条省道，外形上有相似处，两者比较，其装饰更为繁复，图案精妙，很吸引人。喜欢老屋宅门内外写满故事的状态，由开始对砖雕门饰的描绘，转而延伸到门外堆放的柴草，绘制时给了它们相同分量的笔墨。

此次汾阳之行，两处民居令人欣喜非常。



传记

这群才子英萃，成为皇城一线明星。

三年前，白居易尚且沉沦在身心负重之中，彼时，他病卧客棧备战科考，写下那首《长安正月十五日》：诗曰：“喧喧车骑帝王州，羈病无心逐胜游。明月春风三五夜，万人行乐一人愁。”偶尔外出，也是“轩车歌吹喧都邑，中有一人向隅立。夜深明月帘卷愁，日暮青山望乡泣”（《长安早春旅怀》）。帝都车水马龙、火树银花的繁华景象，与这位游历学子并不相干。而转眼之间，两考两胜的校书郎焕发了青春活力。加上那位形影不离的元稹，比白居易还要年轻七岁，更是少年得志，风流无忌。

于是乎，白居易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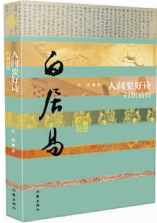
《代书诗一百韵寄微之》当中，有一段“非虚构”记述，让人开眼：

征伶皆绝艺，选伎悉名姬。
粉黛凝春态，金钿耀水嬉。
风流夸堕髻，时世斗啼眉。
密坐随欢促，华尊逐胜移。
香飘歌袂动，翠落舞钗遗。
诗中情景弄不清是说元稹，还是说白公自己，应是元、白兄弟的共同经历。元稹回诗《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》，表达更加露骨狂放：
密携长上乐，偷宿静坊姬。
僻性慵朝起，新晴助晚嬉。
相欢常满目，别处鲜开眉。

作家出版社

38

赵瑜著



《人间要好诗——白居易传》节选

翰墨题名尽，光阴听话移。
……
逃席冲门出，归倡借马骑。
狂歌繁节乱，醉舞半衫垂。
元稹以哀艳缠绵之笔抒写情爱诗文，历来为后人所看重，乃至超过了他对于政治、经济的诸多表述。

连载

希望出版社

38

曾有情著



《金珠玛米小扎西》节选

战士们以同样的动作又匍匐回来。接着，林海平又命令大家再匍匐过去。这一练就是一个小时，地上的积雪被战士们身体碾压成一片泥浆，黑乎乎、冷冰冰的，战士们全都变成了泥人。有的战士军装肘部和皮肉已经磨破，鲜血直流。
训练结束，林海平进行讲评。他对大家的训

练热情和战斗精神提出了表扬，强调利用冬季场景进行野外训练，对于戍边守土的重大意义；同时，他也提出了大家训练时存在的一些问题，尤其对赵照进行了严厉的批评。赵照在匍匐前进中行动不力，速度最慢，先后两次擅自起身，跑着追赶队伍。林海平怒斥：“如果在战场上，你把身体全部暴露给敌人，你以为是敌人会可怜你那小身板吗？首先挨敌人枪子儿的就是你！”

讲评完毕，林海平将队伍带回。大家如同磨战归来的勇士，虽然疲惫不堪，但归营的步伐依然整齐，充满豪情。

为了这次训练，炊事班烧了几大锅热水，提到水房里供大家洗澡。赵照将半自动步枪提进宿

舍，拿了换洗衣服，准备洗了澡再回来擦枪。平时这支枪都放在一班宿舍的枪架上，小扎西没有机会接触到。这会儿，赵照不在，他便提起钢枪，用自己的洗脸毛巾把枪上的残雪泥土擦净，上上下下、反反复复地端详一阵，然后学着兵们的动作，或肩枪，或端枪，或瞄准，或射击，兴趣盎然，激动不已。枪里没有子弹，射击时，他用嘴给枪配音，啪啪啪的枪声虽不逼真，但气势不减。

小扎西爱不释手，直到赵照洗完澡回来，他都舍不得把枪放下。

赵照一见，怒火中烧，大声呵斥：“枪是小孩玩的吗？小孩玩的那是玩具枪。真枪你也敢随便碰？还不快放下！”

小说